

贾平凹作品

第

16

卷



王满堂

贾平凹 著

上海三联书店

王满堂

贾平凹 著



贾平凹作品

第

16

卷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王满堂 / 贾平凹著.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12.12

ISBN 978-7-5426-3998-1

I. ①王... II. ①贾...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53941 号

王满堂

著 者 / 贾平凹

责任编辑 / 陈启甸

特约编辑 / 邓 敏

装帧设计 /  灵动视线

监 制 / 任中伟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 中国上海市都市路 4855 号 2 座 10 楼

<http://www.sjpc1932.com>

邮购电话 / 021-24175971

印 刷 /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 2012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710×1000 1/16

字 数 / 483 千字

印 张 / 32.5

ISBN 978-7-5426-3998-1 / I · 638

定 价: 65.80 元

目 录

生活·····	1
鲤鱼杯·····	14
好了歌·····	21
沙地·····	38
药罐·····	62
朝拜·····	65
房东·····	78
清茶·····	89
小城街口的小店·····	96
两个瘦脸男人·····	101
拉车人·····	107
情·····	111
鬼城·····	121
山坳·····	131

一个足球队员·····	140
蜜子·····	150
阳光下的绿湖·····	161
针织姑娘·····	167
院子·····	175
遗璞·····	182
干爹娘小史·····	187
鸽子·····	200
连理桐·····	213
曲径通幽处·····	223
土炕·····	231
刘官人·····	240
春天·····	250
核桃园·····	256
土地·····	264
水意·····	279
水灾·····	298
油月亮·····	327
双岔树·····	338
王满堂·····	353
刘文清·····	357

制造声音.....	362
玻璃.....	368
梅花.....	374
读《西厢记》	386
小人物.....	398
任氏.....	415
阿吉.....	422
猎人.....	449
饺子馆.....	464
阿尔萨斯.....	484
小楚.....	492
听来的故事.....	494
库麦荣.....	496
主任.....	506

生活

从孩子长到成人，什么时候该是分界线呢？差不多是十二三年前的初春吧，有一天父亲对我说：你长大了，你再也不应是孩子了。那时我竟奇异，怎么就不是孩子了呢？似乎在这之前之后，并没有什么可异样的啊！

“长大了会怎么样呢？”我问道。

“长大了就要懂得生活。”

“什么是生活？”

“往后走向社会了，慢慢就明白了。”

父亲的话是对的。果然几年之后，我背起了铺盖卷儿，告别了父母，告别了山乡，到一个大城市里工作来了。六七年里，日月一天天打发了去，脸上起了皱纹，嘴上有了胡子，我倒后悔懂得父亲的话太迟了，为什么一生下来就没有个懂事的脑袋呢？而我又常常庆幸那时亏得什么都不懂，恨我如今，恼我如今，孩提时期的记忆却越来越多地莫名其妙地清晰起来了。

我站在那里的時候，太阳正端，暖暖地照着我，连影子也很小了。紫槐的绿荫里，几株老柏，在空中伸探着龙爪般的枝柯。没有风，也没落叶，空静得只有我的脚步声。藏在树里的红楼越来越显了，倏忽便觉得有一种声音在说：谁是新来的宣传干事？谁呢？“是我，是我！”我在心里大声叫着，立时却害羞起来了，而且满头的热汗，好像几百双眼睛在盯着我。我不知道该怎样从那门洞里进去，从那转梯上上去，去推开那三楼的写着“宣传科”字样的门……

我终于站在了门口，用一个指头叩门。门没有动，再叩一下，门开了，

是一个微秃的脑袋出来，冷冷地问：

“什么事？”

“我是李平，来宣传科报到的。”

“哦，是小李子？！”门开圆了，弹出一个五短身材的角色，笑容在脸上迅速地闪现，“欢迎，欢迎，我叫刘民。”

我于是被牵着进去。那是一间很大的房子，放有六张书桌，每一张书桌前，坐着一个人，头深深地埋在报纸堆里。

“啊，新来的宣传干事！”刘民又叫了一声。

那六人都扭过头来，三个男的，三个女的；男的差不多半老了，女的却都年轻；站起来和我握手了。

“我介绍一下吧。”刘民一直很活跃，便从左到右说了起来，“这位是王科长，八年的老科长了。这位是陆副科长，当过省委刘书记的秘书。这位是刘副科长。这位是吴秋云同志，你一定知道省委吴书记吧，那是她的二叔。这位是钱小梅同志，她父亲就是军区钱副政委。这位是郭琴同志，她爱人是市上王副主任的儿子。”

他们就报之一笑，全是无声儿的。

“你也介绍一下吧。”刘民末了对我说。

“我叫李平，搞宣传工作还是第一次，往后大家多指导啊！”

“你父亲呢？”

“是个教师。”

“西安还有熟人吗？”

“没有。”

大家都分头又坐下来，重新喝茶，重新看报。我就被安置在墙角下的一张空桌子前了。

从此，我便坐在了这座楼里，开始了我再也不当农民的新的生活了。宣传科的工作，差不多是写写材料，发发通知什么的，于是，我就被六个人指挥起来：

“小李，你去二车间送通知吧。”

“小李，你油印一下这份材料吧。”

“小李，你去买稿纸吧。”

“小李，……”

除此，我便在办公室里喝茶水，抽香烟，看报纸，一至四版齐齐往下看；看完了，就去打水，拖地板；再末了，又买来了一个蝇拍，不停地去拍打飞进来的苍蝇。我已经知道了从一层到三层的楼梯台阶，从下而上是四十五个，从上而下是四十四个。一个月里，苍蝇也消灭了一百五十八个了。

我终于向王科长要求干干别的工作，譬如去车间收集材料呀，随厂领导下去了解情况呀，王科长同意了。刘民便又找着我，说：

“你是才走上生活的人，我有责任帮你；要下去，心里得有个谱儿哩。”

他交给了我一个小本，上边记满了各种关系：

工会主席是厂党委书记的乡党；

劳资科长的亲家是市工交局的负责人；

一车间主任在“牛棚”里关照过白厂长；

五车间有三个高干子弟；

三车间有办公室王主任的外甥；

……

爸爸上课去了，我坐在门口，看那河边芦丛里飘来的芦花，悠悠地飞，就忍不住动手去捉。那芦花有眼睛似的，手一近去，它就往上浮；跃身一抓，只说在手了，展开看时，它却又倏忽飞走了。这时儿，墙那边便有人咯咯地笑。我回过头来，一个女孩，咬着指头，笑声并没有噤住。

“你是谁？”我问。

她却又咯咯地笑了。

我恼了她，转身要进屋去，她却跑过来，一下子捉住了那朵芦花，轻轻托在手心，吹口气，那芦花就浮起来，又轻轻落在手心；又吹一口，又轻轻浮起来。我看得有些呆了，她却一口吹了过来，我也一吹，吹了过去，她又咯咯笑起来，一口长气，那芦花便端端向天空升去了，她大叫道：

“上天了，上天了！”

她就是小林达。

我们从此熟起来了，我知道她是林老师的女儿，也是前些日子从乡下到学校来玩的。我们便天天在门前玩那芦花，捉住了好多芦花，全用盒子装起来：我送给了她一盒，她也送给了我一盒。

有一天，她突然对我说：

“你爱花吗？”

“爱。”

“去过河堤那里吗？”

“没有。那儿有什么呢？”

“有花，什么花都有，茉莉花是白的，野菊是黄的，刺梅花是紫的，茛苳草花像小星星一样呢。”

我们便偷偷向河堤上跑去了，那儿果然什么花都有，我们就分头采起来。她采一朵，就插在头上，我采一朵，也插在她头上。我竟跑到远远的下湾堤上，采到了一朵马兰花。这花儿好看极了，花瓣儿很大，却软得薄亮亮的，像落在那里的蝴蝶。我想，这花插在小林达的头上，她会更漂亮了哩。我高兴地往回跑，看见一个小光头，就说：

“瞧，好看吗？”

“真好看！送给我吧？换一颗糖行吗？”

“不，这是送小林达的！”

那小光头却突然一把夺了过去，拔腿就跑了。我拼命追上去，我们就厮打起来。我终于扭住了他的胳膊，要他说“再不敢了”，才放了他。但是，他逃走时，却照我鼻子上打了一拳，我跌倒了，鼻血流了满面。

大人们都知道了我和小林达要好的事，爸爸就和林老师说：

“这两个孩子真好，咱们就做亲家吧。”

“亲家是什么呢？”我说。

“就是让小林达做你的媳妇。”

大家哄地笑了起来。

我不明白人们为什么那么高兴地笑，拉着小林达跑回房子，就拿出那些花儿来玩。小林达问：

“什么是媳妇呢？”

“就是要结婚。你见过结婚吗？”

“见过。”她说，“那真有趣，都戴花，还要交换哩。”

我们就把花别在胸前，走向一块，将花交换了。互相鞠躬时，我们竟碰了额颅，火辣辣地疼。正玩得痛快，爸爸进来了。

不知怎么回事，我的脸刷的一下就红了呢。

我常常去门房那儿取信，取报，老门卫便和我熟了，远远见到我，便站起来，微笑，点头。我让他别这样，他反倒感动得眼睛都湿了。我便在那儿多坐一会，和他聒开来，他总是唠叨他的可怜，唉声叹气的：

“唉，咱是看门的嘛，谁会把咱放在眼里呢？”

我劝他不能这样说，他说我高高在宣传科里，必然是不可能理解他的了。他说：

“你能给我多派个什么用场吗？你是上边的人，开什么会你都组织，只要你肯，你就能成全了我呢。”

我真有些哭笑不得了。

春天里，第三车间被评为先进单位，工交局要召开现场会，具体组织、接待任务就分配我来干，我日夜奔跑着。夜里十二点，正要上床睡时，有人在敲门：

“李干事，还没歇下？”

是老门卫。我拉开了门，他进来了，手里提着一瓶酒，站在那里，对我笑着，说：

“咱们要召开现场会吗？”

“是的。”

“市里各厂的领导都来吗？”

“是的。”

他放下了酒，又对我笑笑：

“只要你给我个机会，我会一辈子念叨你好哩。你让我看门吧。”

“你不是就在门房吗？”我有些莫名其妙了。

“你不要再派人来；咱把车全让停在大门外的场子上吧？”

“可以。”

他笑了，说我真好，转身退出去，又顺手拉闭了门，我听见他走在走廊里了，还那么笑了一声。

召开现场会那天，我曾到大门口走了一趟。我瞧见老门卫穿得十分整齐，胡子也刮了，站在那里，让一辆辆大车、小车在门前场地上停了，就关了大门，守着小门，一个人一个人查看着介绍信：

“同志，介绍信？”

“这是××厂的书记！”旁边人说。

“要看介绍信才能进！”

介绍信递过来了，他戴上了老花镜，反复看着，一遍又一遍问着来了多少人，谁是领队的。门外拥集了一大片人，有的不满起来了，叫道：

“你没看我们的小车吗？哪个门卫像你这样？小车不就是通行证吗？”

“对不起！”他说，“看过介绍信，还得在这本子上登记哩！”

我们天天盼着过农历节，过节时，白天可以吃到好多好多东西；夜里，外乡的戏班子就会来演戏了呢。

天黄昏的时候，我们便嚷道着要去戏场，大人总是骂我们厌烦，但还是引着我们去了。那戏场很大，戏台是一座很高很高的庙台，整个夜里，我们就站在台下，仰着脖子去看。戏先是热闹，总是鼻梁上涂着白粉的人出来，后边穿皂衣的就翻着筋斗，做着怪相。但这往往是不长久的，待到出来穿着长带衣服的妇人，坐在那里咿咿呀呀地唱，我们就烦了，悄悄从大人身边溜出来，三三两两去那场外打逛。那里，摆着各种小吃，有张村刘老三的馄饨锅；有前巷宋婆的花生摊；还有醪糟呀，油茶呀，最使我们眼馋的，是王村刘二寡妇的麻花摊。那寡妇穿着很干净，头梳得光光的，坐在一盏马灯下，摊板上的麻花黄灿灿地显眼。我们常常没钱，瞧着别人咯嘣咯嘣地咬着吃，耳朵下就陷进一个小坑儿，腮下酸酸地有了口水。

我终于禁不住引诱了，又反身跑回戏台下，对母亲说：

“娘，我肚子饿了。”

“看完戏，回去做一顿拌汤吃。”

“不，我现在要吃！”

“现在哪儿有饭？”

“那儿有麻花。”

“那你吃去吧。”

“一毛钱一个，我只吃一个就是了。”

“没钱！”

我便在娘的口袋里掏起来，掏出了一元，娘却一把夺过去，说：

“那么嘴馋，不给买！”

场外的小贩瞅见了，就越发拉长声音叫道：

“麻花呀，不油不脆不要钱！”

我愈是把娘缠得紧了，娘终于生了气，口气很硬地说：

“不买！”

我便伤心了，恨着娘，走了出来，蹲在场外吸溜着抹眼泪。娘看完了戏，有些不忍，出来哄我，掏了两毛钱说：

“给，不怕吃撑你，买去！”

“不吃了！”娘软下来，我便觉得更委屈了，大声耍着脾气。

“去吧。”

“不吃！”

娘只好收了钱，说：

“不吃了就算了，那回吧。”

厂里开什么会，书记都让照个相的，厂大门两边的橱窗里，就摆设了各式各样的大幅照片：书记深入车间劳动呀，书记检查产品质量呀，书记动员一胎化呀。搞摄影的老张，却不止一次对我说：

“小李，你喜欢这一行吗？我来教你。”

“学那没意思。”

“没意思？你可以摆布一切人，书记厂长也要听你的呢。”

业余技校成立那天，书记又去会上作了指示，而且让我们宣传科干部一律参加。会议一结束，老张对书记说：

“照张相吧？”

“当然啰！抓技术人才嘛！你想法子，照一张很活泼的，照出我们厂上下一心搞技术的信心来！”

我转身要走了，老张拉住了我：

“瞧我今天怎么个摆弄法吧！”

“我还有事哩！”

“你怎么不照？书记都来参加，你怎么能不照？宣传科的人嘛，和大伙留个纪念，对下边也是一种支持和鼓励呢！”

我只好留下了。

果然，老张就反复指挥人们站队，谁站中间，谁站二排，谁站三排，一一地排了位，就一遍又一遍地试镜头；有人紧张起来，理头，拉领；老张叫道：

“不要动，不要动！”

人们都不敢动了，老张却叫道：

“向前一步走！”

人们便向前走了一步，老张又叫道：

“向我看，向我看！”

他却又走了过来，扳扳这个肩膀，抬抬那个下巴，末了，眯着眼睛笑嘻嘻地看了一会儿，拿起了照相机，说：

“笑，笑呀！”

人们脸上的皮肉开始动起来。老张就叫我了：

“李干事，你笑呀，笑！”

我无论如何笑不起来。

照完相，老张过来对我说：

“可能你没照好，你为什么不笑呢？”

“你要摆弄人，我偏不让摆弄呢！”

老张却哭丧了脸：

“你呀，你这一不笑，这照片书记一定不满意，那我怎么去交代呢？”

冬天里，屋后的那面土坡便是我们的乐园了。

土坡上土很软，我们就各自带了条凳，反着放了，坐在上边，双手握住前边的两个腿，往前一冲，那条凳便飞一般地向坡下滑去。我们叫它是“开火车”。

秋天里，我到上海去出差，专意为她购买了一身时兴的服装，很快寄回去了，我整天想，她穿上那衣服了，多少姑娘要嫉妒她，多少男人要夸奖她呀：

“多漂亮的人哟！她有对象了吗？”

“有了，是李平。”

“啊，他多有福！”

我天天盼着回厂，终于等到这一天了，我拍电报要她来接我，我就在车站的人群里找那一身漂亮的衣服，我想她会穿着那一身来迎接我的。

但是，穿那样衣服的，却全不是她。

“李平！”我差不多失望了，她却突然出现在面前，“你尽往哪儿看呢？我已经站在你身边了！”

她没有穿那身衣服，也没有穿以前那些较好的衣服，却穿着一身工作服。

“你？”我有些吃惊，“你没有收到我寄的衣服吗？”

“收到了。”她说。

“那你上街了，怎么穿了这一身？”

她却笑了：

“进了厂你就明白了！”

回到厂里，迎面就是一幅大型光荣墙报栏，上边红字写着她的名字。原来团市委评新长征突击手，厂里唯有她被选上了。“啊，祝贺，祝贺！”我高兴地说，“这么大喜事，下午咱去照张留念相吧，你就穿上那身衣服，一定好看呢。”

她说：

“你真是，我还能再穿那衣服吗？”

我有些不明白了。

“我现在是突击手了，人们都拿眼睛盯着，太好的衣服我不能穿了。”

“难道先进人物就不能穿好衣服？”

她说：

“当然谁也没有规定，但我觉得这样，影响会好些。”

驼背二爷已经答应，说是秋天了，才肯说书给我们听，我们就天天盼着秋天，庄稼熟了的时候，我们问他：能听了吗？他说再过些日子；粮食打上场了，我们问他，他还是说不要急。我们差不多要失望得哭了，他却告诉我们：夜里来家听说书呀！

吃罢晚饭，我们一伙就去了，一进院子，那里摆着一张芦席，上边堆满了玉米棒子，四周是七八个小凳子。

“二爷！”

二爷从堂屋出来，头上好笑地戴着一顶小破礼帽，手里握着一杆二尺长的旱烟锅，笑呵呵地让我们坐下，说：

“来吧，往席边坐，今晚我给你们说书，你们手里就得剥这棒子；耳朵和手两不误哩。”

我们都小声骂二爷是个老滑头。

“能讲几个故事呢，要剥这么多包谷？”

“剥不完，故事不完嘛！”二爷说。

我们便坐下来剥，前巷的水儿不满起来：

“二爷剥削！”

二爷当下咳嗽了一声，沉着脸说：

“你觉得吃亏，你可以回家去嘛。”他说着，又看着我们，“谁不愿听，就回去！”

我们害怕起来，一起看着二爷的脸，说：

“我们愿意干，我们愿意干！”

为了表示心诚，我们便把水儿往外赶。水儿哭起来，抱着门框不走，说他再不敢了。我们就刷拉刷拉地剥那包谷，二爷坐在那里，慢慢地吸了两袋旱烟，说道：

“话说宋朝熙宁年间，正月初六，京都汴梁城里来了一个少年，头戴金盔金甲……”

“二爷，汴梁在什么地方？”小小叫了起来。

“多嘴！”二爷用长杆烟袋在地上磕了一下。

“多嘴！”我们都拿眼去瞪小小。

“话说宋朝熙宁年间，正月初六，京都汴梁城里来了一位少年，头戴金盔金甲，快剥呀！”

二爷催了一声，我们手上赶起紧来。

“身下乘一宝骑，一阵四蹄攒响，直奔汴梁城十字街心……”

我们都听得入神起来。月亮从屋檐上移到了榆树梢儿，露水也已经下来了，那金盔金甲少年还没有在汴梁城干完大事；包谷却剥完了。二爷突然一声咳嗽，说道：

“要知这少年进得官去下落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好吧，夜不早了，都回家去吧。”

我们都遗憾地站起来，要求明晚再讲：

“二爷，明日夜里，你多拿些包谷让我们剥啊！”

一连三天，我们剥完了驼背二爷家的全部包谷，我们又盼望着来年的秋天。

冬天里，厂里新调来了一位副书记，竟是我舅舅远房的一位亲戚，我常常到他家去，我们已经混得很熟了：有什么要帮忙的我就去帮忙，他家有啥好吃的，也要托孩子来叫我。我几乎是他家的一个成员了，什么话都说。但是，他一走出家门，或者说他一进工厂，一进办公室，却再也不是孩子的父亲、妻子的丈夫了，而且从来不和我多话。什么会他都参加，什么会上，他都少不了要说好多话，那话我也差不多要背熟了昵。

厂里开始工作整顿，发动各车间班组给领导提意见，他就在每一次会上说：

“群众给领导提意见，这实在是对领导的关心哇！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今天，中央的积极性和下边群众的积极性很高，但是中间的，却很疲沓，